



史海回眸



85年前 南通推广牛痘接种

□程太和

天花是一种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天花“与人同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那时的埃及木乃伊中，就发现过天花造成的疤痕。由于天花病毒繁殖快，而且通过空气传播，扩散速度惊人。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后，美洲90%—95%的原住民死于来自欧洲的疾病，其中天花是罪魁祸首。直到18世纪，天花仍是人们的主要死因之一，当时俄国七分之一的新生儿死于天花，每年约40万欧洲人因天花丧生。就连在位君王也难逃它的魔掌，177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就因天花去世。而在中国，康熙能登上皇位也与天花有关——当时幼年的康熙已经出过天花，对这种可怕的疾病有了免疫力。1800年，预防天花的牛痘接种法在国际上得到确认。1805年，牛痘接种法从欧洲传入中国，逐渐取代人痘接种。自从人类普遍种痘之后，天花发病率大幅下降。到1914年，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天花发病率已下降到相对较低的水平。

1915年，南通传入牛痘接种法。1928年，基督医院发放种痘优待券。但老百姓相信西式牛痘接种法的不多，大多数人仍相信“本种”的“人痘接种法”。“人痘接种法”由浆童过浆，浆童的浆是用痘疮的落痘研细，接种在一个健康儿童两臂外上侧划破皮的地方（旧法种痘大多是一边四颗，现在一些80岁以上老人的手臂上仍可看出其痕迹），包裹5~7天，看这个儿童的痘疮是否饱满，泡中的浆液已呈脓状，即称为“足浆”，就可以把其中的浆液取下过给其他十几个或二十几个儿童，即称为“过浆”。这一天就叫“浆期”。授浆儿童即称为“浆童”。受浆的儿童即是“种痘”了。上世纪30年代初，儿童“种痘”应付的报酬，一般给“种花儿先生”一枚银圆，给浆童两个二毫角子（即小洋四角，约等于一百个铜钞）。“人痘接种法”接种后，要连续三天吃苘蒿、菠菜、野生食用菌（俗称“圈子”）、蘑菇等素发物，再连续三天吃鲫鱼汤、鸡汤等荤发物，以后再吃乌鱼（又名“黑鱼”）汤和败毒的中药：金银花、甘草、绿豆衣、净蝉衣、丝瓜络等，以促使痘疮早日落痂（亦称“蜕痂”）和避免以后发生疮疖。

1935年，国民党江苏省第四行政督察区（南通区）专员公署在南通设立了种痘传习所，推广牛痘接种法（牛痘接种法的发明人是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传习所所长叫席荫丰。传习所招收南通、如皋、崇明、海门、靖江、启东6县的医务人员去接受有关天花的理论知识和接种牛痘的技术培训与实习，时间10天，经考试合格后发给结业证书。结业后回原县推广牛痘接种法。如皋县由县中医公会推荐去学习的有宋永祥、陈君豪、王斗南、汪惠民、黄应昌、陈仕任6人。他们经过一番培训与实习，掌握了种牛痘的方法。可是老百姓对新式牛痘接种法并不愿意接受，一些群众仍找“种花儿先生”接种“本种”。这都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不重视预防工作，宣传不力的结果。新式牛痘接种法的“牛痘”是天花接种在牛腹上，发生痘疮产生的浆液。这种浆液称为“牛痘苗”，经严格消毒后装在玻璃管中。而“人痘”过浆，不经消毒程序，往往使小孩局部发生溃疡，使受种儿童备受痛苦，甚至会引起发热等症状，同时还可能被传染先天遗传性梅毒、腋臭或其他潜在性传染病，如：肺结核、肝炎、脊髓灰质炎等病的危险。新法种牛痘则没有上述弊端。

旧时，凡是染上天花或是出痧子的小孩，都戴一顶红布帽子以遮阳光，保护眼睛，这是合乎卫生要求的。每当天花流行季节，不管是否出过天花的儿童，都在帽子上钉一寸把长几分宽的红布条，红布条上写上“天花已过”四个字，祈求不再染上天花。同时，很多人家都把小孩带到“痘神殿”去敬香磕头，求痘神保佑小孩不受天花危害。当年南通的痘神殿在市区跃龙桥西，殿内供奉痘、痧二神。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十分重视。上世纪50年代初，南通建立疫情报告制度。1951年，南通卫生系统发动医务人员到城乡居民普遍种牛痘，当年基本上制止了天花流行。上世纪70年代，天花在我国绝迹。

征 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A7| 城市记忆

清官马继祖：惠政无疆 颂声洋洋

□小燕



马继祖像



《马氏宗谱》书影

历史人物



如皋乡贤祠供奉着一位乡贤——监察御史马继祖。只可惜上世纪末的《如皋县志》与本世纪初的《如皋市志》，均未录入马继祖的生平传记。幸有民国年间重修如皋《马氏宗谱》（影印本）流入市场，笔者可以拜观谱中《明文林郎监察御史马公述斋墓志铭》诸文，才将名宦马继祖的生平整理如下。

《明文林郎监察御史马公述斋墓志铭》是研究马继祖生平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此文由三位进士合作，得以传世。据《江苏艺文志》（南通卷·扬州卷）等书文记述：书丹者陈相，字子邻，号管竹，泰州人，成化十一年进士，知台州府，后任广西承宣布政司右参政等职；篆盖者邵棠，字民爱，南通人，成化年间进士，先后出任四川成都府崇庆州知州、陕西承宣布政司左参政等职；撰文者何棐，字辅之，号笃斋，泰兴人，弘治十五年进士，出任福建浦城县令、南京任陕西道监察御史、南京太仆寺少卿、江西按察副使等职。

上述三人又均有政声，足见《明文林

郎监察御史马公述斋墓志铭》颇有史料价值。只是此文有缺，仅录“公生于正统丁卯年（1447）十二月”，谱中“世系图”只说马继祖为名宦乡贤，寿76岁。由此推知，马继祖死于1522年。此非孤证，何棐为马继祖撰铭的缘故，写于《明文林郎监察御史马公述斋墓志铭》开头：

大明中兴，皇帝御极改元嘉靖，柄用老成，记征天下遗佚。吾推如皋侍御马公当应招起时，予亦在告家居，方喜为朝廷得人贺。夫何公以疾不起，惜哉。予未及弔，其子绅不远三舍，謁蹶过予。永丰乡奉参伯冒公寓所为状，属于铭。予惟公乃留台，先寅又与外舅氏有瓜葛焉。虽不文，不敢辞。

嘉靖元年（1522），皇帝启用老臣，征招天下隐士。何棐向朝廷推荐了如皋名宦马继祖，不料马氏病重离世。何氏正居泰兴老家，未曾来得及赶来如皋吊丧，马绅（继祖儿子）手持如皋进士冒鸾所书父亲生平事迹的状文，赶来拜谒何棐，恳请他为家大人写铭。何棐有感马继祖事迹，又与冒鸾相识，所以不再推辞。此段文字，说明两点：马继祖的生卒年定为1477—1522；何棐撰文的主要材料实为冒鸾所书，有据可查。

据《明文林郎监察御史马公述斋墓志铭》及“世系图”，马俊公，字茂才，任宜川县丞、北京忠义卫经历司经司等职。其子马继祖，字崇功，号述斋，世为扬州如皋人，生于陕西宜川官府。小时聪颖，立志考取功名，在数地得地方名师亲炙。虽然他屡考屡败，但从未气馁。何棐七岁时，就已知道马继祖的名声，仰慕他的才学。弘治己酉年（1489）中举，名列第六，其文为主管官员抄下作为范文。庚戌年（1490），他又考中进士，与状元钱福同榜。翌年，出任山东博兴县知县，正遇百姓疾苦，需要借钱度日。马继祖亲自写好文章，向上天祈祷风调雨顺。是年秋，农民获得丰收。同时，博兴县教育工作做得不好，常年无人 in 科考中胜出。有一位学生张琮，平日沉迷饮酒，以致荒废学业。马继祖认真培养他，张琮深深忏悔，深受感动，考取举人。乡民中有帮助恶人搜罗散布张达等六七人的谣言，中伤马继祖。他们都被依法处置，唯有张达逃窜至野外。经过马继祖的努力，化解矛盾，张达重新做人，成为博兴县的“周处”。

由于政绩突出，通过考核，皇帝褒奖，丁巳年（1497），马继祖拜为南京云

南道御史。他为官有风节，有气度，与吴珉、侯珣两位官员交恶，遭到他们的弹劾诬告。内府官员经过巡视金吾卫等处仓场，不纵不劾，秉公上报：马继祖办事得体，有济事才干。

马继祖平日十分清廉，也十分节俭，以身作则，淡泊名利，善待家人。他将俸禄用于地方事业，自己却十分简朴，衣着朴素，食物单一。壬戌年（1502），马继祖奉旨前往闽广地区，负责屯田工作。他不幸染上疾病，担心传染给母亲，便辞官回家养病。正德初期，他已经恢复健康，朝廷希望他恢复职务，他本性善孝，不忍弃养家中老人，拒绝出仕。他曾构造一个小堂。儿子马绅说，非常喜欢堂中的花竹与图书，马继祖告诉他，人世的味道就是如此，淡淡如花。这正是对清廉的一种向往。

马继祖的妻子田氏，也生于官宦家庭，贤惠达理。儿孙们在他的培养下，长大成人。长子马斌娶听选官沈敬的女儿为妻。次子马纲娶何棐外舅的孙女许氏为妻。三子马纪为县学生，娶薛氏官员从女为妻。四子马绅为举人，娶冒鸾女儿为妻。由于马继祖有道有德，后人为其遗像写道：

雁齿两行，公颢囊，忠信孝弟，公俭温良，历任四季，惠政无疆，民之父母，颂声洋洋。

为如皋县最早的戏园。

（哭临）农历十月廿一日，光绪帝“驾崩”，溥仪嗣位，摄政王载沣监国。第二天，慈禧太后又“崩逝”。清廷连续颁布喜诏和哀诏。如皋官员、士绅遵诏先着吉服庆祝新皇帝登位。次日又改穿素服，将帽子上的红缨卸掉，到广福寺（俗称“大寺”）向“大行皇太后”和“大行皇帝”神位行“朝夕哭临”之礼。如皋师范学堂停课3天，全体师生由学监许树粉

清光绪三十四年如皋逸闻

□何泰

习俗杂谈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如皋县发生了几起重大事件是值得记叙的。

（电报线路开通）年初，省署架设扬州至通州电报线路开通。通州一线经唐闸、平潮、白蒲、林梓、丁堰、东陈至如皋县城，向北接柴湾、油坊头、立发桥、海安

与扬州东行线相连。

（首届运动会举办）春，如皋县首届运动会于西门外大教场举行，比赛项目有乒乓托球跑、拐子马、游戏、徒手操、器械等。

（沙元炳任县农会会长）夏，知县郭曾程邀请地方士绅及富有农学经验的人士成立如皋县农会，公推沙元炳（字健庵）为会长。

（戏园开业）秋，阳春茶园（后称“兴商茶园”）于县城东十字街北建成开业，

磨房里的欢乐

□姜连生

江海风物



我家祖上虽穷，却有一个小磨房。小磨房紧挨在奶奶房子的南边，合用一个芦荟墙，低矮一些，人高的进门还得低一下头，也是茅草屋，大约有十三四平方米。里面放着一部磨子，还有一个石臼。既能磨麦子，又能舂米，在六甲沟里就我一家。

那时候，我家的小磨房十分繁忙，也十分热闹。早上天不亮，中午刚吃过饭，夜晚点着灯，磨房里天天有人家磨麦子。一到下雨天，磨房里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进出出尽是人，都是左邻右舍，排队临到谁了呼喊一声，用不着浪费时间空等。哪家缺人手，只要叫一下，马上有人跑过来帮忙，一天磨到晚，有时连磨子都发烫了。虽说六甲沟里后来也陆续办了几部磨子，但人家一般不愿意去。一则他们的磨子都放在堂屋里，怕打扰人家；二则全是新磨子，磨出来的麦子煮饭烧粥不好吃，所以宁愿多跑一些路，到我家的磨房里来。上了年纪的人相信磨子也有灵气，说我家的老磨子，几十年了，磨出来的东西吃起来香。想想也是，我家的磨子由于磨的人家多，磨齿磨平得快，一年琢一次磨。而琢磨的，年年都是一个人，他会算好时间，到了差不多辰光，不用去喊，自动跑过来琢磨。他五十来岁，戴一副老花眼镜，只要我家给他旁边放一盆水，磨钢钎凿子用，其他什么也不用管。父亲抽空陪他吸袋水烟，每次他都会轻轻敲敲磨子说，我走南闯北琢

了不知多少磨子，就数你家磨子石质好，做工上乘，磨齿平整，线条笔直，琢起来十分顺手。不像那些新磨子，石头既嫩，做工又粗糙，稍不小心，就会出现豁口，磨出来的麦子里弄不好还会有细小石粒或石粉。你家的磨子比别人家大，但磨起来肯定比别人家轻，这就是灵气。你看看这磨身，放置得四平八稳，要不是水匠有好身手是做不出来的。琢磨人收工前总是把每片磨片的磨槽里用布揩得干干净净才走。因此，每次头一个来磨麦子的从没听到有人讲，新琢磨子里吃到石粒或路过牙。

推磨是一种乐趣。我家有一个带盖小木桶，能装十来斤东西，磨一次可以吃二三天，这样磨起来既不吃力，又吃新鲜。推磨一般四个人，前后各二人。前面二人，一人一手推磨，一手往磨洞里放东西，还有一个人推磨。后面二人全是推磨。推磨虽是力气活儿，但里面也有点技巧。维护好，既省力，东西磨得粗细均匀，又保护磨子不受损。这里面的窍门，首先磨前东西要晒干，不能潮，水分大的东西磨起来必定慢而重，还不易磨碎，出粉率也低。其次往磨洞里放物的人手上要抓得均匀，不能或多或少，那样磨子会转得快慢不一，磨出的麦子也会粗细不一。再是推磨的人要均衡用力，特别当磨子转到九十度直角时，不能过分使力气，应均匀推拉，四人形成合力，让整个磨子惯性转动，那样推磨才会快而轻，每个人都感到轻松。其实，磨得轻松不轻松，一看脚步，二听磨声就知道。弓步大小差不多，手弯运动一致，肯定是会推磨的人家。一家人推磨轻松自然，有说有笑，其乐无穷。推磨是个力气活，

冬天只要一上磨，都得脱去棉衣，半个钟头磨下来，嘴里冒热气，额头上也会汗渍渍，手脚暖烘烘。那夏天可就不好受了，男人个个赤膊，女人短袖衫，一场磨推结束，男的胸前背后汗珠滚，女的衣衫透湿，连烂泥地也被汗水甩湿了。尽管如此，家家从磨房里出来，脸上都是笑呵呵的。有的人家竟然边推磨，边哼起号子，十分有趣，我很喜欢，经常站在磨房门外偷听。有时里面还传出一阵哈哈大笑声，走进小屋里一看，原来他们家小孩子也想学推磨，双手吊在磨杆上，双脚离地，被推得荡来荡去，像只猴子，正在开心地笑着，全家也跟着一起笑。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大人推磨，我觉得好奇也要推，两只小手扶在磨杆上，两只小脚朝前朝后来回走动，我累，推磨的大人也累，磨杆上增添了几十斤分量，推起来就吃力多了。但他们看着我出洋相，都哈哈笑，开心了也不觉得累了。后来我很快学会了推磨，而且还推得很好。一次，我的小学校长带着几位老师慕名也到我家小磨房里来磨麦子，一位女老师不会推磨，我自告奋勇去帮忙。磨好后校长和老师都夸我，尽管累得满头大汗，但我十分高兴。以后左邻右舍来磨麦子缺少人手，都喊我去帮忙，每次总是使出浑身力气。逢到磨冷蒸或焦麦粿，他们慰劳我饱饱地吃上一顿。我家的小磨房有门，但一直敞开着，等于公用。因此，每年维修时，不少人都来帮忙，队里还专门分配一些稻草用来盖屋，确保不漏雨。每年琢磨的工钱，左右邻居都愿意公摊一份，而我父亲从不同意。

再说我家那个石臼，也是挺派用场

的。稻和高粱等粮食，只有去壳后才能食用，那时又没有机器加工，只有靠石臼。人家用手舂，我家用脚踏，方便省力。即使以后大队有了机房，三斤五斤，十斤八斤，一则机器加工嫌少，二则路远不方便，不如跑到我家石臼上踩几下，一顿饭工夫，白米饭就吃成了，还不用花钱。

我家的那个石臼跟人家的不一样，由三部分组成：前面有一个大石臼埋在地下，石臼后面有一个长一米五六十、宽四五十厘米、高四五十厘米的长方形木架子，中间支起一根前平后弓的木轴，轴的前端上方绑着一块大青石头，约有三四十斤重，下方装着一根四五十厘米长的春棒，棒的底部装有对称的用钢箍箍住的四个钢齿，早已磨得闪闪发亮。石臼利用的是杠杆原理，从小屋的椽子上拴牢一根绳套作抓手，一只脚踏，一只脚休息，轮流踩踏。石臼一次可装五六斤，一边踩一边数数，数到三千左右，基本上就好了。假如是二个人，一人踩，一人在石臼里翻动，再轮流替换，时间还会快一些。只要不性急，均匀用力，米粒完整，米衣米芽基本不损坏，这样的米煮出来的饭吃起来特别香。所以，一到落雨天或哪家来了亲戚，我家的石臼就忙起来，小屋里总是声音不断。有些不会使用石臼的，还会把绑住的石头经常踩掉下来，呼哧呼哧半天绑不牢，还得叫我家家里人帮助。有辰光，磨房里既有磨麦子，又有踩石臼的，互相说说笑笑可热闹了！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我家的小磨房逐渐开始冷落。先是大队有了机房，后是我父亲自己办了机房，磨麦子的人越来越少了。再后来村里人不吃麦子，全吃米了。直至我家旧房改造搬迁，小磨房没有了，磨子和石臼彻底靠了边。然而在小磨房度过的欢乐时光却不会因此而消失，仍让我念念不忘。